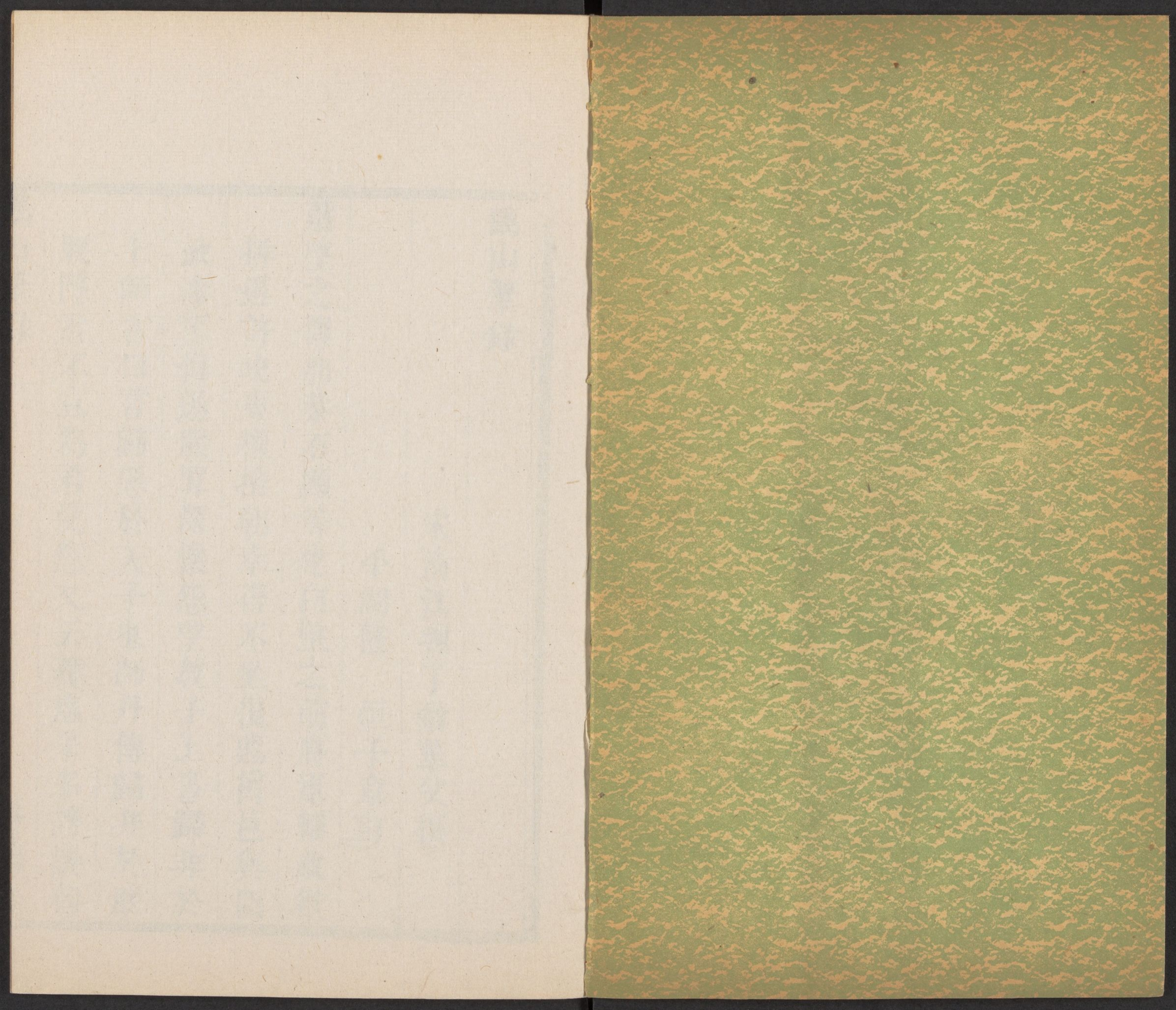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4
T. CH. 3100/4216



鶴山筆錄

宋清江魏了翁華父撰

平湖陸烜子章訂



蕭望之傳弼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欲
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
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
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歸非於朕
朕隱君不宜爲君受愆又云獲虛采名謗譏匈

勾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

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宴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若水代之愚謂若水旣知爲上所鄙而不卽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會宴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己之罷政對人流

涕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冠準爲參政鎔若水與敏中
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敏中亦聞上語也而
獨無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歎曰羊
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
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陳
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

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
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安世所彈所賦
平生羊荊州遠送不作遠詩以此 唐楊憑貶
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
田慰餞呂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乎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
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道州刺史
四事相類而得失不同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黷塲楚錦反
黷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 哀帝贊卞射註並以爲
卞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
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贊
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
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丹受國邑

故曰者必古有是語註不及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詩
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我俱
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
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
於後人以俟其驗至於今千有餘年矣云云自
六經旣成之後尙爲未試之書也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逢
無可語暫阻卽相求此用阮脩語意有所思率
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
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
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
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賓戲崔伯
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其下者

乎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按此則人死而設
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
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窟崔岑潘岳西征賦云
九峻截薛太一巖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
而連嶠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玉

故曰藍田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
苦羊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
苦泉羊酪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
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
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
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尙有可觀而歷代紀
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不
改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墜門及曲敵戰具或問
曰邊城禦戰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寇若
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
備生其退慝之心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墜
門議者劣之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縣

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可以淬刀劍
肅宗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
有水便名爲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此書
比其他地志頗爲有益於學者上焉紀三國南
北朝遷改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之制不甚
相遠而又記載阨塞貢賦得書事之實吉甫在
唐不得爲賢宰相然體國經野於此尙可考不
可以人廢言也

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
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有職分富
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按此病自王蔡秦史以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乞
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司貢
事昉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
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
觀者也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
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
者南面向明而治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寵犯顏
威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主萬物者
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
也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復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
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
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
簡宗廟不祈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滅
精神放越聖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
終孝道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

秋數其禍福傳或作傳以洪範與仲舒錯錯同至

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垂矣言五行

傳又頗不同是以鑑仲舒劉向歆傳載陸孟夏

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

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於篇按此其說亦不可

廢故記於此以侯撫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

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州刺史

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

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

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知

其為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

虧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魏邢顒為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

劉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忌家丞之秋實

虞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辯而哂呂岱之無對

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忌秋實之甘口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墻有茨韋史傳茨簷賤士本無官情茨亦草也史記茅茨不翦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爲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兩元豐行元豐聖人與天通十月五日一雨風或謂徼倖再相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孫枝取杜子美

賦桐華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

奧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異苑龜字元緒桑字子明

蔡卞本末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爲一昔之期注夜結期也

吳中書令賀卻曰比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僞相貿人執反理之評士持詭道之論遂使清議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詭道蓋君子小人陰陽之性

相反如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君子罔

胡明仲評諸葛亮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
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
不畱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陳迹而青
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
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參攷使人悞氣激昂因
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
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猶夸奪雄伯於

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
一又評唐太宗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旣往特陳
一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
一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楊再思薨再
一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自無
一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元暉之徒矣
一使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
一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

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
爲善不與艸木俱腐耳使東之元暉之徒無善
可稱而又羅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也故君子
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高
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
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
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
益世教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常爲駕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爲駕漢時招賢已
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
邠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
如韓福故事師古曰于傳舍上若今官人行道
過驛也按此時有詔不舍宿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

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黨披
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不可搏
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
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
終不監戒隨以族滅

王介甫宰嚭詩相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
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太白
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正叔

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奈
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程說知本王季
何其謬也

竹垞自粵遊回鈔鶴山筆錄一卷見眎予意
必陳腐滿紙漫不省也近因箋注蘇詩試取
檢閱則見辨核紀錄皆有真趣卓乎小說名
家毛氏津逮旣鐫其題跋而不及此想汲古
閣中亦無此藏本也爰校正一二僞字命兒

子承加意精抄儲之說類悔餘老人書

按唐宋業書皆刻了翁經外雜抄二卷此
錄及十分之三六版相類而立有異同古人
於說部從之歷年成書各種而後併歸之
此當是初本也恒記

鶴山筆錄終

臨溪隱居詩話

宋魏泰道輔撰

陸烜子章訂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
上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
出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韓愈曰
剥苔弔斑林角黍餌沉塚是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

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
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
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詩云洛邑得休告
華山窮絕陁倚岩曉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澆
拳跼梯飈飈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
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斑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
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

仝詩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韋編究終始不
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
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
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
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
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真狂死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賢遠矣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清日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將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

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拙蠢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妹妲方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此說無狀不足道也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亾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

疊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皇甫湜題浯溪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爲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

韓退之有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同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參差及

贈盧仝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
李正此之謂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
日是中元李文定公廸八月十五日生於黔中
作中秋八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
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
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
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

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粗淺
亦豪爽也野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
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
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
命得臨江軍新塗縣尉年近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
號西崑體識者病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

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之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

李固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

作幙下士水南山人今又任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有力未免遭驅使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人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祐題名其旁

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
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李溫詩全篇曰恩
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

歐陽文忠公作詩語稱周樸之詩曰風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樸
也

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
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阻之而味愈
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雄健但恨其
少餘味爾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
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
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各殊不可強
同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瀹茗天禧末寇
萊公準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
又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感二相連

斥遂作詩云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
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夏鄭公竦評老杜中秋月詩初升紫塞外已隱暮
雲端以爲意在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
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豈順宗時作乎東
方謂憲宗在儲也

劉禹錫云賈生王佐才衛綰二車戲同遇漢文時
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

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
親用久之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
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反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
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
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
又云始知元和十四歲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
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

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篇後畧雲端求古人遺琢挾手不停方其拾幾羽徃徃失鵬鯨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它無大好处籌筆驛銅雀臺禹候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蟾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

輝此殆其庶幾乎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多厭也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

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崇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荆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鶯

黃嬾嬾垂此之真爲佳句也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數事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倒聯吟嶰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

慶曆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

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疑曰弄楮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伏來旣爲仇家陳述古挾其事以聞褫一職

至和中阮逸爲王宮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名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復以請求賄事因廢斥之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爲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
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
坑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爲鑄廢舉狀移牒令
鑄供歷任脚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
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
下官踪跡轉沉埋源有慙色

王摩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一本
作皆老作龍鱗尤佳

此卷即抄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未見
影畧兩行云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
亭集噴外波字善兩窓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
也上弓表凱之印序昌國印臨江二字敏求記誤
刻洋字非見此本冒由知之信乎讐校之功爲
禱書第一爲子梅之陸源後

